五味评书

□王永福

写作与创作

——读《写作是什么》

写作与创作，一字之差，内涵迥然有别：写作泛指一般性素常的挥笔行文，而创作顾名思义，需要开动大脑，进行富有创意的书写。当然，广义上的写作，也包括创作，意即创意写作。

笔者书架上有一本书《写作是什么——给爱写作的你》，属于创意写作系列。作者克莉·梅杰斯是美国青年评论网的一名编辑，也是一位短篇小说家和随笔散文作家。她在该书的副题中特意标明“给爱写作的你”，强调它是一本写给渴望成为作家的青年写作者的书。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，阐述年轻时的自己为什么能坚持写作，是什么让作者忍受写作过程中的种种折磨与打击，最终证明写作是适合自己的。

《写作是什么》一书，将阅读看成创作的一部分，强调指出，很难想象能有不读书而成为作家的人。作者认为，“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并思考关于写作的事情，也是创意写作的一部分”，亦即通过阅读，可以获得写作启迪，甚至解决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从而提高写作技巧。

由此证明，读书对作家来说，有着独特的功能。它不仅让普通读者从中了解世界、开阔视野，而且富有启示意义，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，帮他们排除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，乃至成为创作的起点。

书中分别介绍了积累生活素材、深入生活以及如何修改文章等写作过程中要面对的几个问题。克莉·梅杰斯把“偷听”作为一个写作技巧，将其作为作家体验生活、积累经验的一种途径，并且是最真实的、能让人走进人生私密处的、可靠且可遇不可求的途径。她进一步指出，作家进行创作，需要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。有人喜欢早晨写作，有人则青睐夜深人静时，还有人青睐阳光灿烂时。即使是同一个人，也常常会更换写作的环境与客观条件，因地因时制宜。

《写作是什么——给爱写作的你》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就是“开始写吧”，开门见山，反复强调创作的本领是在不间断地写作实践中提高的。犹如游泳就必须下水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，而不是站在岸上务虚，空谈如何才能掌握游泳技术，说而不练。以前，中国部分大学的中文系只重视理论教育，缺乏对学生进行实践锻炼，培养的多数人才是评论家和学者。如今，他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，在重视理论教育的同时注重创作实践，对学生进行大量的写作训练。有的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关于写作指导类的书本，书名就叫做《开始写吧》，让学生“在游泳中学会游泳”，而不是站在岸上务虚，只喊不练。尤其是新闻与文学学科，都把新闻与文学理论教育同相关实践活动紧密结合，虚实并举，培养新型新闻与文学人才。

心香一瓣

□张晴霞

海南儋州遇东坡

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“与谁同坐，明月清风我”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……这些耳熟能详、脍炙人口的东坡诗词，是哲理与情感的巅峰表达，治愈世人千年。

到了海南儋州，首站前往世人瞻仰的文化圣地——东坡书院。

沿着东坡路，踏上东坡桥，半空中依稀传声：“吾自1097年被贬琼州别驾，初抵儋耳（儋州古称），建桄榔庵居住。后访当地人士黎子云时，坐客欲为酿钱建屋。堂成，命名为‘载酒堂’，此数扬文教之地，深得我意。”

“咦？这说话人不就是东坡先生吗？”我疾步来到钦帅堂。堂前设帐，“苏公”正与诸多名士煮酒论道。有人趋步上前说，怀贤亭前立有半人多高的狗仔花雕塑，不解其意。东坡闻听，哈哈大笑，从长衫宽袖中取出一册，上写“明月当空叫，五犬卧花心”，解释道：“此句乃王安石所写，吾初听时摇头，遂提笔修改为‘明月当空照，五犬卧花阴’。谁想今于儋耳，亲眼看见盛开的狗仔花，绽放的花瓣簇拥着五个小花蕊，形似五只小犬，头与头相顶卧坐一团；真切听到在皓月当空之夜，明月鸟（一种山麻雀）凌空而鸣，余恍然大悟，知道当年错改了荆公（王安石的别名）的诗。此雕塑时时告诫，切莫望文生义。”

一代文豪如此爽快地自揭其短，令人敬仰。

肃立于东坡祠大殿内，我脑海中反复吟唱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”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，体悟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，感知格调雄浑的非凡气魄。

近身于东坡讲学组像前，耳际传来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”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。苏公于蛮荒之地开办学堂，培养熟读经史之人才。在他的教导勉励下，姜唐佐成为海南科举史上“破天荒”第一人，符确成为第一位进士。

钦帅泉水至今清澈，苏公曾在此汲水烹茶。随着缕缕清幽的茶香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十二字道出既拿得起、更放得下的超然心境。少年意气、中年困顿、晚年超逸的人生丹青，都融入苏公超脱的人生画卷中。

仰望东坡笠屐铜像，传播诗书礼教、转化黎民风俗的生动形象，赫然眼前。劝学、劝农、劝医、劝和，“华夷两樽合，醉笑一欢同”“琼人沐公之泽，俎豆至今”，东坡不幸海南幸。

走进陈列馆，忽见一通身碧绿、健壮修长的螳螂，神情专注地蛰伏于柱梁之上。“莫非你就是绿毛幺凤的桐花使，读懂了横匾上苏公亲笔题写的‘鱼鸟亲人’，隔时空经纬，前来向东坡请益问奇？”亲近自然、随遇而安的东坡精神，或许已让活色生香的岭南风物也生出了灵性。

我敬东坡——文学与人格的双重传奇。

其诗文辞赋汪洋恣肆、宏富畅达，既有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情趣美感，也有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动人心魄，还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温情温婉。苏公行楷用笔丰腴、跌宕深情，《寒食帖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。他还精通墨竹、怪石、枯木等，可谓涉猎甚广。

苏公的一生，不是被贬，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60多岁被流放到“孤悬天外”的儋州，本是人生凄凉地，却留下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自白。被命运折磨了一辈子，却对人生高开低走大起大落一笑了之，发自肺腑地道出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”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等清雄旷达、超然物外的词句。

此行东坡书院，方知诸多学生时代熟稔的成语，如“雪泥鸿爪”“胸有成竹”“江山如画”“海屋筹添”“水到渠成”“河东狮吼”“水落石出”“明日黄花”等，皆源自苏轼笔下。仅《前赤壁赋》中，就稠密贡献“清风徐来”“水波不兴”“余音袅袅”“正襟危坐”“沧海一粟”“杯盘狼藉”等10多个成语。中华文化的宝库里，苏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，从山野清欢到珍馐佳肴，苏轼笔端箸间的美食，充满诗意与生活情趣，是为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灵感的缪斯，是支撑他用人间烟火对抗现实窘境、聊以卒岁的力量之源。在苏轼的作品中，涉及食材、食品、食事之作多达千篇，与吃有关的诗有50多首。苏轼是当之无愧的“文界老饕”，他将万般曲折的人生坎坷，升华为对世间万物的通透诠释。

儋州邂逅东坡，与我而言，是一次精神家园的尊崇拜望，是一场内心缱绻的心灵盛宴。让世人看了近千年的苏轼，终究教会我们：风雨中依然坚信并能够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光阴故事

□王玉花口述 邹海波整理

妈，你吃什么？

53年前，也就是我14岁那年端午节的中午，当母亲刚掀开锅盖，我透过弥漫的蒸汽看到一锅白花花的大包子时，惊讶地脱口问了一句幼稚可笑的话：“妈，你吃么？”

前些日子，93岁的老母亲不小心一屁股墩坐在地上，造成腰椎骨折，在区中医医院做了手术。在医院陪护的几天里，看着母亲佝偻的身躯和饱经沧桑的脸，泪花模糊了我的双眼。伴着泪水，件件往事涌上心头。

姐弟四人中我最大。我有一个因幼时发高烧而留下后遗症的弟弟，还有两个妹妹。在那个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，地瓜、玉米饼能吃饱就不错了的年代，家里有口好吃的，几乎全进了整天在庄稼地里劳作的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个嘴里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逢年过节，我们家不管是吃包子、吃饺子还是吃馒头，母亲总是给自己“开小灶”，做点黑面（麸面）或地瓜面的吃食，从来不吃“头白面”（纯白面）的。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母亲在逢年过节或家里来客时，才舍得给自己吃口白面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14岁那年的端午节，母亲第一次和我们一样吃了纯白面的包子。

母亲还是个乐善好施、乐于助人的人。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——那天晚饭，母亲包的饺子。傍晚父亲收工回家后，街坊一位大哥到我们家找我父亲。当母亲把刚煮熟的热腾腾的饺子端上炕桌时，那位大哥起身要走。我父母说什么也不让他走，硬是把大哥留下“一起吃”。大哥答应留下后便对母亲说：“婶子，你也快过来一起吃吧。”母亲说：“我就不上炕挤巴了，在外房（灶房）吃就行了，你们快吃吧。”父亲吃完一碗饺子后把碗递给我，让我跟母亲要碗饺子汤。我端着空碗走到外屋一看，母亲竟然在灶台上吃着中午剩下的地瓜和玉米饼子。我惊讶地开口问道：“妈，你这吃的……”母亲赶紧向我又挤眼睛又摆手，暗示我别说了……

到我读高中时，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。可是，人有旦夕祸福。1975年初冬的一天，父亲在村北的松树林内意外遭到一次伤害，致使脑部严重受伤。尽管后来母亲陪着父亲多方求医治疗，腿没少跑，钱没少花，最后父亲还是落下了癫痫病后遗症，且不定时犯病。当时，我们姐弟四个还都是在校读书的学生，支撑这个家的顶梁柱弯曲了，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，家里的日子有多苦、母亲的处境有多难，可想而知。此后，在艰难漫长的日子里，“为母则刚”的秉性和毅力在母亲羸弱的身躯上充分彰显出来。上山下泊、耕种收藏、做饭洗碗、缝补浆洗，她从不得闲。在生活异常拮据的情况下，为了挣几个零花钱，母亲每天晚上还要在微弱的灯光下绣花到大半夜。那时，日子虽苦，但母亲没让四个孩子在生活上受过委屈，我们甚至比同村同龄的孩子吃穿得还要好一点。到我出嫁时，父母给我配送的嫁妆除了三套被褥外，还有座钟、沙发、茶几、板箱、皮箱、写字台等。可以说，我出嫁的嫁妆之多，在我们村是空前的。

眼看我的智障弟弟马上也到结婚的年龄了，父母勒紧腰带，按照村里时兴的高标准为弟弟盖起了四间大瓦房及东西厢房。在后来的十年间，父母先后为弟弟张罗了三房媳妇，但都因弟弟的智商太低，两口子过不下去而分手。到1998年初父亲因病去世时，我们姐妹仨都已在城里安家定居。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全是母亲一日三餐伺候着智商越来越低、整天只会吃喝拉撒睡的弟弟。尽管我和妹妹们经常给母亲送些好吃的，但母亲多是给弟弟吃了。弟弟被街坊邻居调侃为“最有福的人”。

人间大爱，母爱为上。回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，我们姊妹三人如今的好日子，都源自母亲大半辈子的含辛茹苦和忘我付出。这些年，我和妹妹、妹夫们聚在一起，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母亲。进入耄耋之年后，母亲经常露出痴呆的“傻相”，有时倔脾气上来，只认死理儿，不听劝说。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上，我们都顺着她来。每当心意得到满足，老娘便喜形于色，表现得像个孩童一样。也是，大人小孩儿都一样，心理上的满足，比吃口鱼吃块肉的物质享受更要紧。不管今后老娘的身体发生怎样的变化，我们都将尽量顺着她，将感恩的爱心、孝心化为回报母爱的实际行动，决不留下“子欲孝而亲不待”的遗憾。

心灵微品

□莫语

想娘想爹想故乡

故乡，村北一小河，村南一小山。走到北河想起娘，上了南山想起爹。

娘爱干净。娘的孩子多，娘几乎天天去小河洗衣淘菜。

爹没有本事，老实巴交的，只会推小车。

小河像月牙一样环绕着小村，小山像一座蒙古包一样挡在村前。

小河水清见底，冬暖夏凉，是娘最常去的地方。

小山不高，坡度高。上山的小路凹凸不平，蜿蜒曲折，这几乎是爹天天必走之路。

小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，清清的河水见证了娘年轻时的倩影，也见证了娘的辛苦与泪水。

小山南面连着多个起伏的小山丘。山坡上散落着零星的山地。这贫瘠的山地是爹和祖辈，年复一年耕耘的土地。

娘生在富裕人家，却命运不济，出嫁后，夫家遭土匪绑票残害。年关将至，无可奈何的娘只能仓促地改嫁给小娘三岁的姥爷的小跟班。

爹8岁上就没有了妈，15岁时就开始外出打工，给做买卖的姥爷当跟班。

寒冬腊月，17岁的爹领着20岁的娘回了家。爷爷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。

从此，娘的命运就和爹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爹憨厚愚孝，娘勤俭持家。爹动手打过娘，娘骂过爹流过泪……

娘是小脚女人，给爹生过10个孩子，夭折了3个。娘生二姐时，是腊月，娘没有婆婆，爹正在攻打济南的民工队伍里，推军粮、送伤员。娘痛得死去活来，差一点就离开人世……

娘上河时，拐着一篓脏衣乱衫；娘下山时，拐着一篓野菜野草。娘虽挨过爹的打，但从未动手打过我们。无论我们兄妹做错什么事，娘总是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们，有时她气得直哭，却从不动手。

爹不识字，但明事理。无论刮风下雨，爹只要上南山，总是推着那辆小推车。上山时，小车里是土杂粪、是种子、是希望；下山时，是野草、是粮食、是收获。

小车是爹的肩膀，小车是爹的脊梁。它推过军粮，推过伤员，推过幼小的我，推过苦难，推出希望……

娘和爹就是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辈子，一起生活了65年。

2004年，85岁的娘走了，爹哭得泪流满面……

两年后，84岁的爹也走了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哭了……

爹葬在娘身旁，葬在小山坡前。娘是小河，爹是南山；娘是小河水，爹是小推车。山高水长，不如爹娘的亲情长；天大地大，不如爹娘恩情大。

年前，娘托梦给我，说她的房子漏水了，地方太窄小了。我回去又把他们俩的坟地迁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。新坟墓后面砌着高高的围墙，四周栽着四季长青的松柏树，为坟墓里的爹娘遮风挡雨。

安息吧，我的老娘！

安息吧，我的老爹！

街谈物语

□张子曰

奶奶的韭菜盒子

人间烟火千样，爱有万种，可最戳我心尖的始终是奶奶的韭菜盒子。它像一枚时光的印章，深深盖在了我成长的岁月里，那是家的味道，爱的味道。

几十年来，吃了多少个奶奶亲手烙的韭菜盒子，已不可知。我曾以为这是理所当然，是家庭餐桌不可或缺的程序，直到不久前，我才知道这只是因为我说过“最爱吃奶奶烙的韭菜盒子”。我已经忘了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，是小时候跟奶奶睡觉时，抑或是离开奶奶以后不经意的一说，竟永远揉进了奶奶心里，成为奶奶用一生践行的爱的承诺。这份爱，有多重，已无从计量。

还记得清明节前的一个早晨，春寒料峭，北风刺骨。我下夜班刚进家门，就收到了奶奶的语音留言：“子曰，中午我烙韭菜盒子，想着来拿。”

我家距奶奶家不过15分钟的步程，近到一开窗，似乎就能闻到奶奶厨房飘来的油香。奶奶今年已经86岁高龄，身板还算硬朗，但满脸纵横的沟壑，已掩饰不住饱经风霜的年轮。那双曾经抱着我、牵着我走路的手，也布满了斑点。可一想起我说的那句“最爱吃奶奶烙的韭菜盒子”，她浑浊的眼睛里立刻就会泛起亮光。不用问，她一定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，因为她要亲自去早市买最鲜嫩的韭菜，爷爷要替她去买都不用，因为她怕爷爷把老韭菜当嫩的买回来。

当我走进奶奶家时，她正戴着老花镜，坐着小马扎，在阳台上择韭菜。她把韭菜摆在一张报纸上，一把接一把地抓起来，不停地扒拉，捡去杂叶草屑。她的眼力比年轻人都扎实，稍微发黄的叶子都要抽去，甚至叶子上不起眼的尘沫，她都要用手指向下捋掉。我也抄起一把，学着奶奶的样子择起来。待我把手里的韭菜择完放入大堆时，奶奶从我跟前的碎渣处捡起几根断落的嫩叶。这时，我忽地想起小时候奶奶教我背诵的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小诗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袭上心头。

接下来是洗菜、控水、切菜，每一步，奶奶都做得干净利落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我孙女爱吃鲜的，水分控干，馅才抱团，咬着才香。”韭菜盒子好不好吃，关键在调馅。奶奶将敲碎的鸡蛋倒在碗里，搅匀后倒在油锅里炒得金黄鲜嫩，拌上细碎的韭菜屑和黑木耳丁，撒上适量的虾皮、味精提鲜，再滴上几滴香油勾味，简简单单的食材，经奶奶一调和，香得勾人心魂。

面揉好了，稍微醒一醒，就能包韭菜盒子了。奶奶一面包着一面说我小时候馋嘴，被刚出锅的韭菜盒子烫得直跺脚，也舍不得放下。说着说着，她就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温柔得像春日的阳光。

很快，一炉韭菜盒子出锅了。我咬下一口，热气在口中散开，外皮酥脆掉渣，内里鲜香，韭菜的清鲜与鸡蛋的醇香交融，温热的汁水在舌尖滋润，吞下去，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。奶奶把对我的疼爱，一丝丝揉进面皮里，包进馅料中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传递给我。奶奶看我吃得喷香，笑着用手擦去我嘴角的油渍，说：“多吃点，长胖些，姑娘太瘦不好看。”

临走时，奶奶给我装了一饭盒韭菜盒子。我一边赶路，一边回味着。几十年来，奶奶对我的体贴无微不至、无声无息，就像一股暖流潜伏在寻常的烟火里，润物细无声。